

# 穿越时间的伤口

昨天下了雨，凌晨起来，气温明显下降，立秋之后的雨就是这样神奇，下一场，天就凉一场，再下一场，再凉一场，就这样一站地秋天把夏天送走了。

拉开衣柜，随手拿出一件黑色运动长裤，看着裤腿外侧两条白色的运动线，我知道，这次又是儿子的。

他的好多衣服我都留着，男孩子，个头蹿得快，十二三岁的时候已经和我一般高了。好多衣服，舍不得扔，宽松版的，运动型的，款式不拘男女，我都留着自己穿。他长得太快了，时间和人，我都留不住，只能留下衣服，偶尔地穿一件在身上，熨帖，暖而亲。

那一天是悄无声息的，他

等到忙完了已是中午，这才发现裤子膝盖上方处，竟然裂着一道口子。边缘参差破损，经纬断裂，纤维毛糙不平。黑色的裤子，透出白色的肉，如同一只受伤的眼睛。

穿这条裤子的时候他有几岁？怎么破的？

受着力的冲击推撞，俯冲着下，狠狠地贴地摩擦而烂——这样想着，我的心仿佛跟着那一刻在呛起的灰尘里倏忽地抽紧而疼痛起来。

可是我真的不记得有那样一天，受了伤的他瘸着腿，哭着回家告诉我他的膝盖摔倒了，流血了，好痛，让我给他上药包扎。

三岁半的时候吗？上幼儿园，我们一路走着，他绊倒

忍着疼痛小心地把裤子褪下来，或许消毒，或许没有，只是用创可贴贴上，换上新的裤子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我也没什么没做，没有摸摸他的头，抱抱他，没去蹲下来仔细察看伤口，抚摸周围，轻轻地吹一口凉气给他止痛，或是汪着眼泪痛着他的痛——那一天什么都没发生，可是又好像什么都发生了。

这不是他第一次把伤口藏起来了。可哪一次是最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决定不再告诉我他受伤流血了，不再诉说疼痛，不再寻求我的安慰？我不知道。

我算不出到底哪是最后一次，还是其实每一次都是，量

□杨云

变引起质变，慢慢地，他的慰藉需求在我的视若无睹里，自以为是里，虚荣里，麻木里，迂腐里，被一层层封锁，包浆，他的疼痛闪烁着不再疼痛的光，隐忍着，从此秘而不宣。

他重新换了条裤子，遮蔽伤口，捋下裤管，抬起头重新站起来的时候，他在慢慢离开他的妈妈，如同秋天送走了夏天，一场又一场凉把它送远了。

眼前这道破损的口子，幽怨瞳仁般，带着伤痕，穿越时间，抵达现在，就这样久久地，生生地裂在了我的心上，那么那么疼，那么无奈，却又那么让我渐渐心安：去吧，孩子；飞吧，孩子……

## 一声一世，缘从何起

□明前茶

尺八是中国唐代的古乐器，经由日本僧人带回东瀛，发展成为饶有古韵韵味的吹奏乐器。与现代化的笛子不同，尺八对竹材的要求很高，仅有五个音孔。在京都的百年老店中，制作工匠三家幸彦先生摩挲着跑了他30年的尺八说：“一根最适合你的尺八，就像好姻缘一样，是遇见，也是悉心打磨出来的。”“尺八年纪大了，音色与年轻的时候大不一样，需要重新填补和打磨。耐性十足又不会摇摆不定的人，才配拥有一根合心意的老尺八。”

我们跟着三家先生去观摩尺八打造的悠长旅程，愈发体会到他的比喻是多么精妙。制作尺八要从选竹子开始，工匠们在晴天和牛毛微雨天气，一遍遍地将食指弯曲，去轻叩竹子，感受其在湿度不同的天气里，竹管的共鸣与弹性。上千根竹子，遴选出能做尺八的可能只有一根。符合要求的竹子，需要连根刨出，截去枝叶，经历漫长的五年干燥，然后按照一尺八寸的长度，从根部开始截取。接着，要去竹节、开孔、做吹口，这些基础步骤结束后，决定尺八音韵的关键步骤出现了：匠人要将生漆与砥石粉调成膏状，涂于尺八的内壁，待其微微干燥，就可以一边吹奏，一边用一根长长的铁艺搓棒，慢慢搓去不需要的内径涂层，调整管内形状的平衡。

漫长的调音过程，既带来惊喜，也可能带来困惑不安，因为，打磨内径是个试探的过程，有可能你刚获得强烈饱满的共鸣，或者细腻温暖的音色，多磨搓了一两下，声音又忽然失去了它的圆润与转侧之美。这就像年轻夫妇新婚时的磨合，是始料未及的，也是过犹不及的，究竟那一点点改变，是促进了双方的默契共鸣，还是忽然搓磨到对方的底线，让双方的关系迅速暗哑下来，分寸只在毫厘之间。

吹尺八的人，那份“一音成誓”的忠心很重要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能赞赏尺八这种吹奏乐器中的“肉噪”，发现与一根好尺八的相遇是多么难得的事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原本洁白淡雅的竹身上出现了褐色的包浆和玉光，尺八模样如此简约纯朴，连竹子的根须也没有完全修尽，却能生发出丰富多样的声音，这种可以插放在背囊里的乐器，可以跟随你去走天下，它可能是有局限的，然而，接纳它的局限，这种“一声一世”的相遇，才能成就世间独一无二的音韵之美。

没有回应。但我知道，母亲心里什么都明白。我能感觉到我握紧母亲的手时她传递给我的信息，和死神的争斗让母亲筋疲力尽，她已经没有力气说话没有力气睁开眼睛了。我们用棉签沾水涂抹母亲干燥苍白的嘴唇，尽量让它保持湿润，让母亲的努力抗争不再那么孤独无助。

和妹妹一起给母亲轻柔地洗头擦洗身子，尽量轻手轻脚。擦干净让母亲躺好，收拾干净房间，妹妹去倒污水，刚点燃的卫生香散发出淡淡的香味。我回到母亲身边，一边用毛巾轻柔地擦拭母亲湿润的花白头发，一边在心里默默为母亲祈祷。擦干头发，让母亲头枕得更舒服些，注视着她消瘦没有血色但干净恬淡的脸庞，不由自主地又握紧母亲枯瘦如柴的手。

母亲终于还是走了！在我的注视里。我拉不回，留不住，在与死神争斗了好些天后，她就这样安静地轻轻地走了！

我没有哭，我记着母亲的话。我迅速给母亲和自己戴上口罩，我接过妹妹递过来的老衣，认真仔细地用颤抖的手给母亲一件一件穿上。母亲生病以来一直蜷缩的左腿，在我轻柔的抚摸下慢慢伸开，让我毫不费力地将所有的老衣很快地穿好。期间，父亲进来看了一眼，和妹妹和侄女已哭成泪人，抖索着什么也做不了。

当哥哥及亲戚朋友赶来，母亲已经穿戴整齐安详得如同睡着了一样。一辈子爱面子爱干净的母亲即使离开也离开得如此镇静自若和安详。

随后的几天，我一直和哥哥妹妹跪在母亲遗体前，像个机器人一样任凭请来的那个相师指挥。直到母亲被放进棺木，盖上棺盖的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心如刀绞，泪如雨下！我知道我与母亲今生今世再也无缘见到了，我们母女已阴阳两隔臻于尽此！

当母亲的棺木被稳稳地放入墓穴，当相师准许我爬进去将棺木最后一擦干净时，我知道这是我与母亲最后的告别。我匍匐在狭窄的墓穴里，爬上棺木，喃喃柔声说着：“娘啊，我不会压痛你吧？您累了，就在这里好好休息吧。操心了一辈子，现在好了，您谁也顾不上了，就好好照顾好自己。您不要怕，我们呢，随后会一个一个来陪您……”

死亡的力量是强大的，人类无法抗拒。曾经无悔地生过，死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生？我们尊重每一个生命存在过程中的努力，我们更尊重每一个生命以任何方式离开。那一刻，何尝不是一种解脱一种生命的升华？

安葬母亲的那个秋日，天空特别深邃高远，阳光分外温暖明亮。母亲，我听您的话，不再伤心难过。因为我知道，我们各自依然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空间存在着。思念常在，生命永恒！



晚归

□李海波 摄

## 你不冷漠，世界就温暖

□张燕峰

## 跟我一起，去龙门撒欢

□邱宇林

前几天，我在家清理杂物时，不小心把一块旧毛巾掉进了卫生间的水桶里。由于没及时捞出来，后来就完全忘记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用水桶里的洗菜水冲马桶的时候，还没有想起来，直到看着毛巾滑进马桶里，赶紧抢捞，最终没有成功。

马桶堵了。

我一遍遍地用水冲，仍然没有把毛巾冲下去。卫生间里已是浊水横流，一片狼藉。无奈之下，只好打电话求助通下水道的师傅。

十分钟后的楼道里传来咚咚的脚步声。随即，敲门声响起。来人是个50多岁的男人，穿着粗布劳动服，满面尘霜，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。

那人跟我打过招呼，匆匆地向卫生间走去。我跟在身后，抱歉地说：“没有想到您这样快就过来了。打电话时我忘记跟您说了，人多车多，路上一定要慢一些，注意安全。”

我的话令他感到意外，他停下了脚步，回头看着我，微笑地说：“妹子，你真是一个特别

的人。我通下水道近二十年，接到的电话无数，别人都说是催促我一定要快点快点。你真是个例外。”

我说：“大哥，工作重要，生命安全更重要。慢几分钟不会出太大的乱子，快也许会有意外发生。”

“是呀，可生活中的人大都只关心自己，哪里会顾及我们这些粗笨的工人。”说话间，他已经来到了卫生间，从身上背的工具箱里取出一个长长的钩子。几次钩来钩去，也没有将毛巾取出来。

他撸起了袖子，把手伸进马桶里。深秋天色，水已是冰凉刺骨。我看着都觉得凉气袭人。几分钟后，那块肮脏的旧毛巾被取了出来，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味道。

那人跟我打过招呼，匆匆地向卫生间走去。我跟在身后，抱歉地说：“没有想到您这样快就过来了。打电话时我忘记跟您说了，人多车多，路上一定要慢一些，注意安全。”

我坚持着：“那怎么行，您为我提供了这样好的服务，我怎么能用一张纸敷衍您呢？”

他被我逗笑了，认认真真地

洗了手，我又递过了防冻霜。

他边把防冻霜涂抹在手上，边说道：“妹子，我干这些年，第一次遇见这么尊重我的人。”

他收拾好工具，我们来到客厅，我给他工钱。

他摆摆手：“不用了，算大哥帮你一个忙。”

我急了，扯住他的袖子，把50元钱硬塞进他的口袋里。

没想到，临出门的时候，他却把50元钱掏了出来，放在门口的吧台上。

然后转身咚咚咚地下楼去了。紧接着，我听见他吹起了口哨，那是一支欢快的曲子。

在生活中经常听到有人抱怨自己运气不佳，遇人不淑。其实，我们不妨扪心自问：自己是怎么对待别人的？自己又为别人做了什么？要知道，人与人相处，最可贵的是以心换心，将心比心。如果你站在对方的角度，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，关心他，尊重他，多一些体恤和慈爱，那么多数人也会以同样的关心和尊重来回报你。

我不冷漠，世界就温暖。

花竹社区二坑村……”她始终不肯要我的钱，好不容易让她留下了联系方式。

小妹妹，下次我再来。

车窗外竹影婆娑，不远处的山谷溪水潺潺。是啊，我们更需要这么一片绿洲，北回归线上的绿洲，找寻到我们心灵的后花园！这里有青山、流水，还有像阿花一样善良的人们……

人类建造的高楼百年兴又百年衰，人类引以为豪的高科技在大自然的伟力面前不堪一击，而在龙门的这块绿洲上，几十年前冰河时期的珍稀植物穗花杉依然枝繁叶茂，忠实地守候着这颗蓝色星球！

什么最可贵？发自内心的自由和满足，由内而外的愉悦和平和，人与人之间心灵深处的真情流露和表达，这些都离不开大自然的拥抱和抚慰。静听花开叶落，坐着山涧流水，行如和煦春风……

跟我一起，去龙门撒欢！